

《颜渊·第十二》

本篇共计 24 章。其中主要议题是仁道和政道。另外还涉及君子、讼、崇德、辨惑、交友等问题。其中著名的文句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正体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译文】颜渊问仁。孔子说：“约束自己而复归于礼就是仁。一旦如此，天下就归于仁道了。修养和实行仁德全靠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修养和实行仁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愚笨，也要照您的话去做。”

【注释】克：克制、约束。复：归返，也可解释为践行。目：具体的条目。目和纲相对。事：从事，照着去做。

【评论】本章是《论语》中孔子对于“仁”的解释最为详尽的一章。其主要原因是问者是他最看重的学生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凡事能约束自己，不责备人，能合乎礼，约束自己，礼让他人，宽恕他人，如此即得礼之根本，就是仁。孔子讲这句话，是述而不作。《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仁存于心，礼现于行，只有内外心行合一，才可成道。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句历来有多种解释。这里仅列举以下三种。其一，‘归’可解释为‘与’，赞许。一日克己复礼，天下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亦可感化他人，使天下之人莫不归与其仁道。其二，对人君（即统治者）而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之民咸归其仁政。其三，若能一日克己复礼，便见天下尽归入我之仁心中。人心之仁，温然爱人，恪然敬人。礼则主于恭敬辞让。心存恭敬，斯无傲慢。心存辞让，斯无伤害。对人无傲慢，亦无伤害，凡所接触，天下之大，将无往而不见其不归入于我心之仁矣。三种解释都说得通，但以第三种为最佳。可谓于约束抑制中得见己心之自由广大；于恭敬辞让中得见己心之恻怛高明。循此以往，将见己心充塞于天地，流行于万类。天下之大，凡所接触，全与己心痛痒相关，血脉相通，乃“天下归仁”之境界。正如佛家所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说行仁全在自己，不在他人。《礼记·中庸》说：「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屋漏是室内西北隅，安藏神主之处，无人可见，在无人之处尚且不愧，何况在有人之处。所以如此，就因为行仁全由自己，而不由人。

非礼四句是说礼是视、听、言、行的准则。此语非独创，《周易·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勿动的「动」字，古人解释不一。可作“动容貌”和“行动”来解释，也可作“心动”来讲。以后者为最佳。心为身口之主，既能不动心，则身口自然也能不为所动。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恰如佛经末尾之“信受奉行”四字。

朱子《集注》：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者，身之私欲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又言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程子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目，条件也。颜渊闻夫子之言，则于天理人欲之际，已判然矣，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请其条目也。非礼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辞。是人心之所以为主，而胜私复礼之机也。私胜，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请事斯语，颜子默识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胜之，故直以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视箴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其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其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已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其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愚按：此章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几，非至健不能致其决。故惟颜子得闻之，而凡学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发明亲切，学者尤宜深玩。

【参考】有关“克己复礼为仁”可参看以下两章。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有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可参看以下五章。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子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思考】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曾讲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大致意思是“礼呀！礼呀！仅仅是指玉帛等礼物而说的吗？乐呀！乐呀！仅是指钟鼓等乐器而说的吗？”本章“礼”出现了六次。思想一下，孔子在这里所说的“礼”，是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俗礼”和“礼仪”？如果不是，那么请结合上面的评论来想一想什么才是孔子所说的“礼”？“礼”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礼”的根在哪里？“礼”的表现又在哪里？

12.2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正体文】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译文】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与人相处如同接待贵宾（那样恭敬），使用百姓如同承当重大的祭祀（那样真诚和谨慎）。自己不愿承受的，不要加给别人；在诸侯之国为官而不招人抱怨；在大夫之家为臣也不招致怨恨。”仲弓说：“我虽不聪敏，请让我照这话去行。”

【注释】邦：诸侯统治的国家。家：刘宝楠在《正义》中认为“家”是指卿大夫统治的封地。

【评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有另一种解释：在诸侯国做官不怨天尤人，在卿大夫家做官也不怨天尤人。

见大宾必须敬，承大祭必须诚，诚与敬即可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能行恕道，即可为仁。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就是无论在那里做事都不使人抱怨。如果不仁，便办不到。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臼季说：「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管子小问篇引语说：「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由此可知，孔子所说「出门如见大宾」两句是引用古时成语，「己所不欲」两句也是引用成语。可见孔子说话犹以古训为依据（述而不作），何况普通学者，言论怎能不谨慎。

朱子《集注》云：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内外无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克己复礼，干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然学者诚能从事于敬恕之间而有得焉，亦将无己之可克矣。

【思考】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那么见到恶人或你所讨厌的人，如何能做到“如见大宾”呢？佛家的普贤菩萨十愿王中第一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佛家认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第一点也可认为是礼敬所有众生。而第二点是称赞那些大善知识和佛菩萨们。可见无论是谁，不分善恶，都应该以恭敬心来对待。但是对于圣人，贤人和具有良好品行和道德的君子，才赞叹。

12.3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正体文】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译文】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人说话慎重（似乎很困难和迟钝的样子）。 ”司马牛说：“说话慎重，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难，说起来能不慎重吗？”

【注释】司马牛：姓司马名耕，字子牛，孔子的学生。讱（rèn）：本义指说话谨慎，引申为说话迟钝、困难。

【评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司马牛“多言而躁”。本章孔子是针对“多言而躁”而说的。朱子《集注》：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为仁之大概语之，则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终无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入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

另有一说：牛之兄桓魋，有宠于宋君，将为乱，牛忧之，情见乎辞。然兄弟之亲，必有所难言者。孔子就此加以指点，使易于体悟。参见以下的背景介绍。

【参考】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背景】司马牛是宋国人。司马牛的家族在宋国，有封地，其兄桓魋很得宋景公的宠遇，是宋国大夫。然而桓魋不但不图报恩，反而恃宠谋害景公，魋的其他弟弟，如子颀、子车，都帮助谋反。司马牛曾试图谏止但桓魋不听。以致司马牛无可奈何而陷于两难之境，既不能阻止其兄弑君篡位，又不能大义灭亲，所以忧心忡忡。故此下面有“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后来叛乱失败，桓魋逃到卫国，转奔齐国。司马牛虽未参与谋反，但因兄弟们犯了灭族之罪，也不得不逃亡。他逃到齐、吴等国，最后死在鲁国的郭门外。此事在《左传》哀公十四年中有记载。公元前492年，孔子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桓魋听说以后，带兵要去害孔子。当时孔子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周礼的仪式，桓魋砍倒大树，而且要杀孔子，孔子连忙在学生保护下，离开了宋国，在逃跑途中曾讲过“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思考】当今世界，通讯科技极其发达。一句话、一条消息能在很短时间内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以此为背景，想一想“仁者，其言也讷”在当今世界有何特殊意义？

12.4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正体文】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译文】司马牛问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能被称作君子了吗？”孔子说：“反省自己而无所内疚和悔恨，何以为忧，何以为惧呢？”

【注释】省（xǐng）：视、察。疚（jiù）：本义是久病，这里指因过失而感到内心惭愧痛苦。

【评论】桓魋作乱，司马牛常忧惧，故问老师。孔子因此以“君子不忧不惧”作回答。孔子并非要司马牛对其兄之事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君子不忧不惧”不以“不忧不惧”之为贵，乃其“内省而无疚”之为贵。平日所为“仰不愧于天，俯不忤（zuò，惭愧）于人”，故能内省不疚，而自无忧惧。晁氏曰：“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故无入而不自得，非实有忧惧而强排遣之也。”

【参考】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12.5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正体文】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译文】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慎而无过失，待人恭敬而有礼，那么天下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

【注释】亡(wú)：同‘无’。

【评论】除了桓魋，司马牛还有兄巢，和弟子颀、子车。他们皆与魋在宋作乱。司马牛担忧兄弟们会因作乱而死，因此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同学子夏则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劝其安于天命。又以“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劝其当修己身，持己以敬而不断，接人以恭而有节文。如此，则天下之人皆爱敬之，如兄弟矣。注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乃劝慰之辞以宽司马牛之忧。故读者须知言者意之所指，切勿拘泥于文字。古注评论此句为“意圆而语滞者也”。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他的本意应该是来自“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和“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但是为了劝慰司马牛，消解其“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之忧，所以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从字面上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说不通的。即使恭敬对待所有人，天下还是会有恶人。难道也要和他们称兄道弟吗？

【参考】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12.6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正体文】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译文】子张问明察。孔子说：“如水浸润、潜移默化般的谗言，像切肤之痛那样的控诉，都行不通，可以算是明察了。如水浸润、潜移默化般的谗言，像切肤之痛那样的控诉，都行不通，可以算是远见卓识了。”

【注释】谮(zèn)：说别人的坏话，诬陷，中伤。浸润之谮：像水那样一点一滴地渗进来而不易觉察的谗言。

愬(sù)：同‘诉’。肤受之愬：如切肤之痛般的诬告。“肤受”也可解释为肤浅的，不实的。远：明之至，远见卓识。

【评论】本章由明至远，意义深矣。正如诸葛亮之“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朱子《集注》云：毁人者渐渍而不骤，则听者不觉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则听者不及致详，而发之暴矣。二者难察而能察之，则可见其心之明，而不蔽于近矣。此亦必因子张之失而告之，故其辞繁而不杀，以致丁宁之意云。书曰：“视远惟明。”若一遇谮愬，即能觉知，使其不通，乃为明白人，且有远见。

【思考】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那你应该怎样做呢？如果你得知有人在你的朋友面前说你的坏话，那你又该怎样做呢？

12.7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正体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译文】子贡问政道。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取信于民。”子贡说：“如不得以去掉一项，应该先除去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不得以还要去掉一项，那么应除去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缺乏信任，那么国家就根本立不住。”

【注释】兵：军备。

【评论】《正义》曰：此章贵信也。《集注》引程子曰：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贡不能问，非圣人不能答也。《注疏》云：“足食则人知礼节，足兵则不轨畏威，民信之则服命从化。”又云：“以兵器凶器，民之残也，财用之蠹也，故先去之。”又云：“夫食者，人命所须，去之则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国不可失信，失信则国不立也。”

【参考】战国七雄中，秦国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但自从秦孝公即位后，他重用卫国人商鞅变法强国，使秦国一跃成为七国之中最强者。商鞅在变法前，深知推行新法的困难，为了让老百姓相信自己，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命人在京城南门立了一根三米长的木杆，发布公告，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去，就赏十两黄金。这一举动引来了许多老百姓，他们围在一起议论纷纷。其中一个人说：“这根木杆谁都扛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黄金呢？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另一个人说：“大概是跟我们开玩笑吧，不会是真的。”围观的人都认为商鞅的立约不可信，所以无一人去扛木杆。商鞅见状，便把赏金加大，说道：“如果有人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去，我就赏给他五十两黄金。”商鞅的话音未落，百姓又开始哗然。有人嚷道：“大人真会开玩笑，这么简单的事，哪会赏那么多黄金呢？”现在，人们反而更加怀疑了，谁也不敢去扛那根木杆。过了一会儿，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说：“我可以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去。”只见那人蹲下身子，扛起木杆，迈开大步，向北门走去。围观的人们也尾随着他，想看个究竟。那人到达北门后，商鞅立即叫人拿了五十两黄金，交给了他。老百姓纷纷称赞商鞅是守信之人。商鞅以信折服了秦国百姓，他制定的新法颁布后，得到顺利推行。

【思考】这章说的是有关治理国家的事。这是否于我们无关呢？本章所说的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

12.8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

【正体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译文】棘子成说：“君子有其美质即可，何必要学文呢？”子贡说：“可惜啊，夫子竟如此谈论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采如同本质一样重要，本质如同文采一样重要。除去了花纹和毛色（文采），虎豹之革就如同犬羊之革了。”

【注释】棘子成：卫国大夫。古代大夫常被尊称为夫子。质：内在的本质。文：文采、文饰，如礼乐。驷：四马。古时四马驾一车。驷不及舌：动舌出言，驷马难追。鞞（kuò）：毛去皮，即革。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虎豹之皮与犬羊之皮，毛色和花纹均不同，但若去毛后，便无区别。

【评论】朱子《集注》：文质等耳，不可相无。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新解》云：「“文犹质也，质犹文也。”二者同重，不可偏无。若必尽去其文，则犹专主十室之忠信，而不取孔子之好学。」

【参考】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思考】省察一下自己。自己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或已经达到“文质彬彬”了？

12.9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正体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译文】鲁哀公问有若：“遇到饥荒年景，国家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何不实行彻法？”哀公说：“十分抽二，尚且不足，怎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富足，君王怎会不够呢？如果百姓不富足，您又怎会富足呢？”

【注释】有若：即有子。盍（hé）：何不。彻：一种田税制度。旧注曰：“什一而税谓之彻。”二：抽取十分之二的税。

【评论】《左传》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谓按亩分摊军费。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又连年用兵于邾，又有齐警，故说“年饥而用不足”。皇疏引江熙说：「为家者，与一家俱足，乃可谓足，岂可足一己而谓之足也。」有若的见解，只要民足，君就不会不足，如果民不足，君何能求其自足。本章反映了儒家“藏富于民”的为政理念。

【参考】辅佐齐桓公成为第一霸主的管仲曾说过“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大致意思如下。孟子说：“搞好耕种，减轻税收，可以使老百姓富足。饮食有定时，使用有节制，财物使用之不尽。百姓离开水火就不能生活。当有人黄昏时敲别人的门求水与火时，没有不给与的。为什么呢？因为水火都很充足。圣人治理天下，使百姓的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了，百姓哪有不仁慈的呢？”

【思考】本章是针对国家统治者说的。对于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呢？

12.10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祇以异。’”

【正体文】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译文】子张问如何崇高德行和辨别是非迷惑。孔子说：“以忠信为主，唯义是从，就是崇德。当喜爱一个人时，便要他活。厌恶他时，却想他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正如《诗经》中所说的：‘诚然不足以致富，而恰恰足以生异。’）”

【注释】崇德：崇高其德行或以德为崇。惑：迷惑，不分是非。徙：迁徙。徙义：向义靠拢。祇（zhǐ）：正、恰、只。诚不以富，亦祇以异：《诗经·小雅·我行其野》篇的最后两句。此诗表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子对其丈夫喜新厌旧的愤怒情绪。此行诚不可以致富，只足以为异耳。此句被认为是错简。难以解释，故以不解为佳。程子曰：“此错简，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

【评论】子张问崇德和辨惑，孔子分别答复。先说崇德，一以忠信为主，忠是忠实，信是不欺骗人，一须讲求徙义，徙是迁徙，义当宜字讲，例如所办的事情不合理，便是不义，马上改过来，照合理的办，便是徙义。再说辨惑，惑起于人心之迷，难以解释，孔子便以事例说明，例如喜爱一个人时，即欲其生，后来对他厌恶时，即欲其死。对于一个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种但凭爱恶而无一定的主意，便是惑。本章说明私欲为惑之根，忠信为德之本。实际中，要徙义（唯义是从），不要感情用事。

【思考】我们平时经常会因为环境的变化或他人的看法而改变我们的喜好和志向。这是不是迷惑呢？此外，儒家也讲究权变、变通。这是迷惑吗？

12.1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正体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译文】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答道：“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齐景公说：“好极了！如果君不尽君道、臣不尽臣道、父不尽父道、子不尽子道，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评论】齐桓公以管仲为相，齐景公以晏子为相，管、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景公此时，齐国政治不安定，所以景公问政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景公讲明人伦常道，以此为治国的根本。君、臣、父、子各行其道，如此便能使个人以至国家都上轨道，政治自然安定。如果君臣父子不能各行其道，例如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则国家必然大乱，虽有很多粮食，但在乱世，生命不保，还能安然享受吗？陈氏灭齐，在景公时已见其兆，所以孔子示以根本之图。后世治国平天下的人果能力行孔子的人伦之教，自然绝其祸乱之源。朱子《集注》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是时景公失政，而大夫陈氏厚施于国。景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间，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其后果以继嗣不定，启陈氏弑君篡国之祸。」

【参考】古人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伦，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孟子认为：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中的双方都是要遵守一定的“规矩”。为臣的，要忠于职守，为君的，要以礼给他们相应的待遇；为父的，要慈祥，为子的，要孝顺；为夫的，要主外，为妇的，要主内；为兄的，要照顾兄弟，为弟的，要敬重兄长；为友的，要讲信义。

【思考】古人所讲的君臣关系是否适用于上级和下级，领导和部下的关系呢？儒家一向宣扬臣对君要‘忠’。这个‘忠’是更忠于君王，还是更忠于义？当君王行不义之事时，作为臣子的，是否还要愚忠吗？

12.12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正体文】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译文】孔子说：“根据片面之词就可断案的，大概就是仲由吧？”子路从未拖延未兑现的诺言。

【注释】片言：诉讼双方中一方的言辞，即片面之辞，古时也叫“单辞”。打官司一定有原告和被告两方面的人，叫做两造。自古迄今从没有只根据一造的言辞来判决案件的（除掉被告缺席裁判）。折：断。狱：案件。折狱：断案。“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表现出子路的急躁和轻率。宿：留。宿诺：拖延未兑现的诺言。无宿诺是急于践言，不留其诺的意思。

【评论】“片言可以折狱者”另有两种解释：（1）子路是讼案两造之一，因为他平日言辞信实，听讼者听子路一面之辞，不待对验，即可判明案情。（2）“片言”指判决的言辞，听讼者在问过两造案情之后，以三言两语批示判决，两造都能心服。像这种明快的决断，孔子以为，大概只有仲由始能如此。此种解释表明子路为人忠信刚直，刚则明，明则断，所以孔子赞许他片言可以折狱。“子路无宿诺”有认为是另一章节。

【参考】《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着一个有关子路的故事。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大致意思如下。

鲁哀公十四年，小邾（zhū，春秋时代的一个诸侯国，今山东省邹县）国的射逃亡到鲁国并献上句绎（邾国的封地），说：“派季路和我约定，可以不用盟誓了。”派子路去，子路推辞。季康子派冉有对子路说：“一千辆战车的国家，不相信盟誓，反而相信您的话，您还有什么屈辱呢？”子路回答说：“鲁国如果和小邾国发生战事，我不敢询问原因曲直，战死在城下就行了。射不尽臣道，而使他的话得以实现，这是把他的不尽臣道当成正义了，我不能那么办。”

【思考】你认为是巧言善辩的人更让人信服，还是诚实可靠却不善言词的人更令人信服？我想大多数人会选后者。可是我们平时真是这么认为的吗？对于一个领导人（比如一个国家的总统或公司的总管），你认为辩才和诚信哪一个更重要？

12.13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正体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译文】孔子说：“听讼判案，我同别人相仿。（但重要的是）一定要使人们没有互相诉讼！”

【注释】听讼：听诉讼以判案。孔子在鲁定公时，曾为大司寇，司寇为治理刑事的官，孔子这话应是那时所说。

【评论】孔子听讼，与别人无异，即听取双方所讼之辞，判定谁曲谁直，但不同的是使人无讼。使人无讼，即是以德化人，如为政篇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周文王为西伯时，有虞、芮二君争田，相约到周家，请其评理。但入其境，以至入其朝，所见农人、行人、士大夫，无不相让。二君自惭而退，把所争之田让为闲田。这是以德化人使其无讼的史证。

朱子《集注》引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杨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之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

【参考】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思考】根据调查，美国拥有全世界 80% 的律师。美国一年大约有 1500 万个民事官司，而且逐年增加。为什么官司纠纷会越来越多？这同美国的选举方式和政治体制有联系吗？

12.14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正体文】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译文】子张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居于官位要尽职不怠，执行政令要忠诚尽心。”

【评论】以上两章都是谈如何从政为官的问题。孔子指出为官者要克尽职守，勤政爱民，以身作则，感化大众，宣扬仁德，教化人民，排忧解难，使民无讼。居字，古注有居家、居官、居心三种讲法，皆可。家有家政，居家以孝友治家，不能懈怠。居在官位，所得的俸禄，都是由人民纳税而来，更不可懈怠。就居心而言，无论治家治国，心都要公正而无倦。居家居官，都须行事。行之，一谓行之于民，一谓行事，即为政者行事。行事都要把心放在当中，不能偏私，这就是忠。朱子《集注》：「居，谓存诸心。无倦，则始终如一。行，谓发于事。以忠，则表里如一。程子曰“子张少仁。无诚心爱民，则必倦而不尽心，故告之以此。”」

12.15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正体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译文】孔子说：“广泛地学习（经典和礼乐文化）、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不会离经叛道了啊！”

【注释】畔：同叛，指离经叛道。

【评论】本章在《论语·雍也第六》已有。“约之以礼”可参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博学于文”是通过学习而明理，“约之以礼”是通过守礼守戒而修身。正如《大学》所言“知（明理）止（过守礼守戒）而后有定（弗畔矣）”。

12.16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正体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译文】孔子说：“君子助人成就善事，不助人成就恶事。小人则与此相反。”

【注释】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朱子《集注》）。

【评论】这一章所讲的“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贯穿了儒家一贯的思想主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刘氏正义引大戴礼曾子立事篇说：「君子已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君子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

【参考】《春秋谷梁传·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参考译文：隐公元年，春天，是周历正月，虽无事，也必定记正月，以表示重视君王的开始。对隐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二字呢？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愿。怎么是成全隐公呢？是说隐公不想当国君。隐公不想当国君，是为什么呢？想把君位让给桓公。让给桓公对么？回答说：是不对的。《春秋》崇尚成全人的好事，而不成全人的坏事，隐公的做法不对，为什么成全他呢？是为显露桓公的坏。为什么要显露出桓公的坏呢？隐公将要让位给桓公，桓公却杀了他，就显出桓公的坏了。桓公弑兄，隐公谦让，就是隐公好。隐公好，又认为他不对，是为什么呢？《春秋》崇尚礼义，不崇尚小恩小惠，伸张正义而不伸张邪恶。孝子显扬父亲的美名，不能显扬父亲的坏名声。惠公想把君位给桓公，是不对的。虽然这样，他既然战胜了邪恶的想法把君位给了隐公，隐公已经探知父亲的邪念，却还把君位让给桓公，这就铸成了父亲的恶名。兄弟是天然的亲属关系，做儿子的从父亲那接受一切，如同当诸侯的从君王那里接受一切。隐公废弃了兄弟的长幼顺序，忘记了君父，来行小恩小惠，这叫小德。像隐公这样的人，可算是轻视君位的人，至于说履行正义之道，还没有做到。

【思考】“成人之美”和“成人之恶”只是表象。它们反映了人们什么样的心态呢？仁爱、宽恕、妒贤忌能、幸灾乐祸。哪些会导致“成人之美”，哪些会导致“成人之恶”？还有哪些心态会导致“成人之美”或“成人之恶”？反省自身是否有这些心态呢？

12.17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正体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译文】季康子向孔子问政道。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道的意思。您以身作则，带头走正道，那谁还敢不走正道呢？”

【注释】季康子：季孙肥，鲁国三家大夫之一，鲁哀公时正卿。颇有权势，把持政治，又治不好，因此而问。帅：表率。


【评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此乃千古名言。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鲁自中叶，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据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于利欲而不能也。」刘宝楠《正义》曰：「此章言为政在乎修己。」本章孔子所说的言外之意是下有不正，其责在上。

【思考】评价政治人物的标准是什么？是看他的能力（比如办事能力、演讲和辩论能力）还是他的品行？对于当政者来说，哪个更重要？是办事能力，还是判断是非对错，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12.18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正体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译文】季康子苦于盗贼的骚扰，询问孔子对策。孔子答道：“假如你自己不贪求财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人愿意偷盗。”

【评论】盗：篆文字形，本义是看到人家的贵重器皿就会贪婪地流涎，存心不善。《说文》盗字从皿，会意。就是涎字，有垂涎欲滴的欲字之义。所以《说文》解释：欲皿为盗。孔子以为人有欲心，即有盗心，有盗心就会作盗贼，所以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则在其下的人便会以欲为耻，所以纵然有赏也不愿作盗贼。本章可以作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注释。《正义》曰：“民化于上，不从其令，从其所好”。《大学》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注疏》云：“君若好货，而禁民淫于财利，不能正也。”

【参考】据《左传》记载，哀公三年，季桓子病重，而他的妻子南孺子当时正怀孕，看样子快要生了。桓子对心腹大臣正常（人名）说：“我死了，你别跟着来（当时有以活人殉葬的恶习），我有事要你去办。南孺子就要生了。如果生的是男孩，那你就通知国君，立这孩子为季氏的家主；如是女的，那就让我的儿子季孙肥当季氏的家吧。”桓子死了，季孙肥成为实际上的家主。桓子快要下葬的时候，南孺子生了个男孩。这个时候，季

孙肥正在朝堂上跟哀公等人聊天呢，正常就抱着孩子来了，说：“当初，家主说要是生了个男孩，就请告诉国君您，立这孩子为季氏的家主。”这样一来，季孙肥就很尴尬，只好对哀公说：“既然是家父的遗命，那就请您让我卸下季氏家主的重担吧。”哀公就派大臣共刘去查查这件事，看是不是属实什么的。结果没想到，那个男婴被人杀死了（史书没记载谁干的，但是很可能是季孙肥或其手下干的）。当时男婴死了，正常一看苗头不对，就立马逃出鲁国，到卫国去了。这事情自然不了了之了。季孙肥就顺顺当当地成为季氏的头了，他死后，谥号是康，于是历史上人们就称他为季康子。

12.19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正体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译文】季康子向孔子问政道，说：“如果杀掉无道的恶人来成全有道的善人，如何？”孔子说：“您治理政事，何必用杀戮的手段呢？您要真正想从善，老百姓也会跟着从善。领导者的道德品行好比风，在下之人的道德品行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会随风倒伏。”

【注释】无道：指无道的恶人。就：完成；成功。有道：指有道的善人。君子：在位的统治者。上：加。偃：仆，倒伏，这里指被折服，被感化。

【评论】朱子《集注》：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尹氏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孔子主张以道德感化人民，不主张用杀人的刑政来治民。《正义》曰：“此章言为政不须刑杀，但在上自正，则民化之也。”

【思考】以上三章，孔子谈论政治责任在上不在下。下有缺失，当由上者负责。这一点也体现在《论语·尧曰》中：「舜亦以命禹，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若是孔子活到今天，他也许会认为当政者的责任比以前更大了。想想看，这是为什么？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采用民主选举制度。当政者的品行言语不仅可以影响国民，还会通过选举，影响下一届的当政者。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推选出什么样的领袖。是不是？不仅如此，发达的通讯技术使得当政者的言行还会影响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12.20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正体文】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译文】子张问：“士怎样才可称得上达呢？”孔子说：“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在邦国做事，国人必闻其名。在大夫之家为官，也必有名望。”孔子说：“这是闻，不是达。所谓通达之人，得品质正直，喜好礼义，（善于）察其言而知其意，观其色而知其情，总是谦恭待人，居人之下。如此之人，在诸侯之国为官必定通达。在大夫之家做官，也必定通达。至于闻，只是外表装出有仁德的样子，而实际行动却违背仁德，以仁者自居而不怀疑自己。（这样的人）无论是在诸侯之国或在大夫之家为官，一定会骗取名望。”

【注释】士：读书人。达：本义是人在大道上通行无阻，通达。闻：有名望。下：（作动词解）谦下。

【评论】子张才高意广且务外。孔子知其发问之意，故反问之，将以发其病而药之。闻与达相似而不同，乃诚伪之所以分，故夫子既明辨之。缪协云：“闻者达之名，达者闻之实。而殉为名者众，体实者寡。故利名者饰伪，敦实者归真。是以名分于闻，而道隔于达也。”达者，内求诸己而通达于外。朱子云：“达者，德孚（服）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

“质直而好义”是达的基础，即内主忠信，直心且不矫饰，而所行合宜。有了“内求诸己”，如何才能“通达于外”呢？“察言”是能察人言语而知人心意，“观色”是能观人颜色而知人之七情。这是了解他人心理的能力。一个自心通达的人必能通达他人之心。自知而又知人之后，即须“虑以下人”，谦退自守。朱子曰：“审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则所行自无窒碍矣。”人人都有傲慢心，都想居于人上。如能内求诸己而居于人下，谦退自守而不傲慢无礼，则无往而不通达。所以周易谦卦六爻皆吉，其故在此。

闻是名闻。有道之人藏名或逃名，小人则争名或沽名。“色取仁而行违”，既无质直之姿，又无好义之心。内无诸己而仅求之外，必无行而不违乎仁矣。“居之不疑”，自以为是，自欺欺人，可悲之至！“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此不务实而专务求名者，故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矣。

程子曰：“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学何事？为名而学，则是伪也。今之学者，大抵为名。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尹氏曰：“子张之学，病在乎不务实。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充乎内而发乎外者也。当时门人亲受圣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后世乎？”

【参考】《论语集解义疏》引沈居士云：「夫闻之与达为理自异。达者德立行成，闻者有名而已。夫君子深渊隐默，若长沮桀溺石门晨门。有德如此，始都不闻于世。近世巍巍荡荡有实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闻世。并终然显称名则是达也。汉书称：王莽始折节下士，乡党称孝，州闾称悌。至终然豺狼迹着，而母死不临。班固云：此所谓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也。闻者达之名，达者闻之实。有实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实。实深乎本，闻浮于末也。」

12.21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辩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正体文】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辯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译文】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闲游，说：“敢问怎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修正自己的邪念，和明辨是非迷惑呢？”孔子说：“问得好啊！先努力行事而后有所收获，不是提高品德了吗？批判自身的过错，而不去批

评别人的过错，不就修正了自己的邪念吗？由于一时的忿怒，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以至连累了自己的亲人，这不就是迷惑吗？”

【注释】舞雩（yú）：求雨的祭坛。修：修正。慝（tè）：匿（nì），隐藏。把心藏起来，存有邪念。邪恶，恶念。事：行事。其：自己。

【评论】刘氏《正义》曰：“此章言修身之事也。”樊迟从孔子游于舞雩之下，虽是游览，仍不忘求学，乃问孔子“崇德、修慝、辩惑”是何意思。崇德等六个字是古语。孔子称赞樊迟问三件事，并分别解答。先作事，后才想到所应得的报酬，就会增进自己的德行。‘慝’字从匿从心，修慝是修去心中之恶。自己有恶，应立即改正。如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即是攻其恶。一个认真改恶的人，但见自己之恶太多，自攻之不暇，哪有时间攻人？况且许多时候“攻人之恶”是为了掩盖自身之恶，所以说“无攻人之恶”。能如此，便是修慝。惑的种类太多，忿是其中之一。一时忿起，不能自制，忘其自身，及其父母，这就是惑。辩惑，即在忿初起时，考虑后患，而不冲动，免为自身及父母召来灾祸，所以皇疏引季氏篇君子有九思“忿思难”解释此义。

朱子《集注》：“先事后得，犹言先难后获也。为所当为而不计其功，则德日积而不自知矣。专于治己而不责人，则己之恶无所匿矣。知一朝之忿为甚微，而祸及其亲为甚大，则有以辩惑而惩其忿矣。樊迟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后得，上义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过而知人之过，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动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亲，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于细微，能辨之于早，则不至于大惑矣。故惩忿所以辩惑也。”

【参考】本章的崇德和辩惑，子张在前面也问过。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孔子所说的“先事后得”不仅要符合义，更要进而达到仁。参见以下两章。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子曰：“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孔子很强调攻己之恶。子曰：“躬自厚而薄则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12.22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正体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译文】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还是不明白。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放置于枉者之上（来统治），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说：“刚

才我在老师那里，问他什么是智。老师说：‘选拔正直的人，放置于枉者之上（来统治），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这话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的意义很丰富且深刻呀！舜得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人才，把皋陶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纷纷改过迁善。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人才，把伊尹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纷纷改过迁善。”

【注释】错：同‘措’，放置。诸：“之于”二字的合音。枉（wǎng）：弯曲，不正直，邪恶。乡：同“向”，刚才，不久前。吾见于夫子：见通‘现’。皋陶（gāo yáo）：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舜时掌管刑法的大臣，后被禹选为继承人，因早死而未继位。远：（作动词）改过迁善。汤：商族首领，后伐夏桀灭夏，成为商朝的第一个君主。舜、汤均被儒家视为圣王。伊尹：汤的宰相，曾辅助汤灭夏兴商。

【评论】爱人者，泛爱济众，仁道也。知人者，知人贤才而举之，是智也。樊迟未达。曾氏曰：“迟之意，何以爱欲其周，而知有所择，故疑二者之相悖尔。”故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则仁矣。如此，则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为用矣。迟以夫子之言，专为知者之事。又未达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故问子夏。子夏叹其所包者广，不止言知。“不仁者远”的‘远’可解释为远离（不仁的人就纷纷远离）或难以存在。后者更吻合“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意思。皇疏引蔡谟注：“不仁之人感化迁善，去邪枉，正直是与，故谓远也。”皇疏案：“远是远恶行，更改为善行也。”

【参考】朱子《集注》引程子曰：「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虽若有浅近者，而其包含无所不尽，观于此章可见矣。非若他人之言，语近则遗远，语远则不知近也。」尹氏曰：「学者之问也，不独欲闻其说，又必欲知其方；不独欲知其方，又必欲为其事。如樊迟之问仁知也，夫子告之尽矣。樊迟未达，故又问焉，而犹未知其何以为之也。及退而问诸子夏，然后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则必将复问矣。既问于师，又辨诸友，当时学者之务实也如是。」

蔡谟云：「何谓不仁者远？远去也。若孔子言能使枉者去，则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言其化，子夏谓之去者。亦为商之未达乃甚于樊迟也。子夏言此者，美舜汤之知人皋陶伊尹之致治也。无缘说其道化之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远者。岂必足陟遐路，身适异邦，贤愚相殊，是亦远矣。故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仁之人感化迁善，去邪枉，正直是与。故谓远也。」

12.23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正体文】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译文】子贡问交友之道。孔子说：“忠言相告，好言劝导，如果不听也就作罢，不要自取其辱。”

【注释】告：旧读 gù。

【评论】在人伦关系中，“朋友”一伦是最松弛的一种。朋友地位平等，只能说以善道引导朋友，不能说以善道教导朋友，教导便不免自辱。朋友之间讲求一个“信”字，这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坦诚布公地劝导他，推心置腹地讲明利害关系，但他坚持不听，也就作罢。如果别人不听，你一再劝告，就会自取其辱。这是交友的一个基本准则。孔子这里所讲的，是对别人作为主体的一种承认和尊重。集解包注：忠告，是以是非观念劝告朋友。善道，是以善道引导朋友。孔子认为待人接物如不节制，易招致羞辱和疏远。孔

子把历时久而受尊重作为善于交友的表现。朱子《集注》云：友所以辅仁，故尽其心以告之，善其说以道之。然以义合者也，故不可则止。若以数而见疏，则自辱矣。

【参考】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

12.24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正体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译文】曾子说：“君子以文章学问来结交朋友，通过朋友来辅助自己仁德的修养。”

【注释】文：古注以为指诗书礼乐而言。另有解释为文德、美德。现常解释为文章。

【评论】本章讲的是交友之道。朱子《集注》云：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正义曰：此章以论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会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德也。

【参考】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思考】反省一下，平时自己交友的目的是什么？